





乐小米 著

MISS

凉生， 我们可不可以 不忧伤③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3 / 乐小米著.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91-7323-8

I. ①凉… II. ①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9742号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3 / 乐小米 著

出版人 张秋林
责任编辑 王 岚
特约编辑 胡晨艳 龚 亮
美术编辑 彭 蕾
装帧设计 刘 艳 梦 柔
封面绘图 ENO.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00 册
开 本 165mm × 235mm 1/16
印 张 18
书 号 ISBN 978-7-5391-7323-8
定 价 23.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8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上篇：旧时光】

{ 第一章 }	交换	003	{ 第四章 }	伤城	075
{ 第二章 }	成全	017	{ 第五章 }	时光	089
{ 第三章 }	喜帖	053	{ 第六章 }	烟火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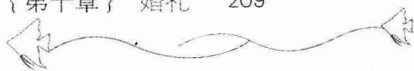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下篇：流年下】

{第七章}	绝地	123	{第十一章}	逆天	237
{第八章}	新生	139	{第十二章}	合欢	257
{第九章}	战袍	173	{尾 声}	离歌	277
{第十章}	婚礼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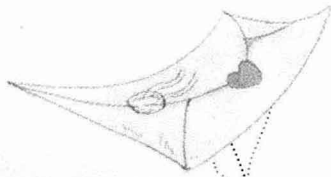


【上篇】

旧时光

Miss 林小寒 著
凉生，我们不忧伤3





{第一章} 交換





[楔子 夜奔]



魏家坪的清晨，像一颗沾满了露珠的青果，淡淡的，软软的，满是家乡的气息、母亲的味道。

当第一缕阳光招着温暖的手欢快地跃过尘封的窗户，微笑着吻向我的脸时，我从长长的梦境中醒来。张开双眸的那一刻，他安睡在我的身边，浓黑若墨的发，长而密的睫毛，就像很多很多年前的小时候那样。

同样的老屋子，同样的床。

那时，他年纪尚小，喜欢侧着身子睡觉，黑色的小脑袋埋在枕头上，像婴儿一般。长长的睫毛只熟睡的天鹅一样栖息在他闭着的眼睛上，略薄的鼻翼随着呼吸轻轻地抖动，白色的皮肤透着淡淡的粉。

我缓缓地闭上眼睛。

就好像，这十多年，我们从未离开过魏家坪。

就好像，北小武随时会趿拉着他英俊潇洒的破拖鞋翻过我们家的矮墙，喊一句：凉生，姜生，俩猪，上学啦。

就好像，片刻间，院里的压水井就会在母亲粗糙的手里，吱吱嘎嘎地响起。仿佛她还健在，辛苦劳作的一天将由此开始。而她的小女儿将会像云雀一样飞到她的身前，喊一声：妈妈，我来！虽然，最终水桶一定会落到她哥哥手里。

我知道，这一切都不会出现，它只能出现在我的梦境里。而唯一的幸福便是，他在我的身边。

是的，他在。

不知是幸福，还是难过，眼泪止不住地从我的眼里缓缓地流下来。

我将脑袋轻轻靠在他的肩上，双手轻轻握成拳横在胸口，像婴儿睡梦中的姿态。他们说，据有婴儿睡姿的人，都是缺少安全感的，贪恋更多的安心和温暖。

那是一种我预料不及的亲密——仿佛是一种绵密而悲悯的吻，我眼角的泪水被一点儿一点儿的温热给舔舐掉。

我尖叫着，慌乱地睁开眼睛——他醒了，脸就在我眼前，不足十厘米的距离，俊美如玉的容颜，令人不安的温热气息。他俯身，专注而心疼地看着我，说，怎么了？

这是我没有想过的吻，就在这一刻发生在我和他之间。顷刻间，我只感觉心里好像有几百几千只小鹿在乱撞。我避开他的眼神，不知道做何言语。

我竭力平稳了自己的呼吸，脑袋里一堆糨糊，尴尬地起身，却依然不知所措，我说，我……我……没想到这……这么快。

他先是一愣，突然明白了我的话，居然忍不住笑出声来。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成年男子特有的戏谑和暧昧，又夹杂着淡淡的无奈。这种表情，是我第一次从他的眼里发现，让我心动却也让我惶惑。

他用极其无辜的眼神看着我，指了指端坐在我们中间的冬菇。

冬菇也很无辜地看着我，用小舌头舔了舔自己的猫爪子，冲我“喵呜——”叫了一声，大概是以抗议的方式告诉我，你眼泪的味道差极了！

我知道自己居然误会了他，顿时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虾子，觉得面子里子都丢光了，想死的心都有了，恨不得晴天来俩霹雳，劈死我算了；或者给我个老鼠洞，让我把自己活埋掉，了断此生。

他依然只是笑，那种笑很温暖，如同春天漫山遍野的山花一样，不知不觉间就会铺天盖地，四海潮生。

大概是怕我尴尬，他没继续取笑我。

他下床，洗漱后，从井里给我端来一盆水。

我正在床上扯冬菇的尾巴，咒骂着，臭冬菇！让你舔我的眼泪，舔我的脸！你让我的脸往哪里放啊，你这臭猫！

他冲我笑了笑，将水盆里兑好热水，又将牙刷和口杯递给我。

我尴尬地笑了笑，接过杯子，开始刷牙的时候，我将冬菇夹在小腿中间，不让它动弹，以示惩罚。大约过了三分钟，他从正间里走出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哎。

嗯？我吞了一口水，回头望着他。

他像是讨论严谨的学术一般，一本正经地问，你希望刚才才是我？

噗——我一口水全喷在了他脸上。

他抹了一把脸上带牙膏沫的水，很镇定地说，看样子不是。你就别虐冬菇了，一只猫，不容易。

洗漱完毕，我走出院子的时候，突然发现魏家坪的天空蓝得那么动人。

院子虽已荒败，杂草丛生却也绿意勃勃。绕上墙壁的青藤虽然柔弱，却也坚决，碧绿中开出了洁白的花儿，微小而顽强。

风儿轻轻吹过，微损的院门吱吱嘎嘎唱着荒凉而悠长的童谣；烟囱里升起的炊



烟，袅袅而上与云朵为伴；小孩的啼哭声，母亲追在身后喂饭的呼唤声，声声亲切。这些触手可及的温暖虽然伴以荒凉，但却那么生动清晰。

我转身，他就在我身后，白色的衬衫在晨风中微微鼓起，使他看起来如在天际，显得那么不真实。他冲我微微一笑，说，该吃饭了。

灶台上，三只碗安静地待在上面。两只大碗，是我和他的；一只小碗，是冬菇的。

冬菇蹲在自己的饭碗前，整个身子都是圆的，它一边挑剔地吃着，一边不怀好意地望着我们的碗，眼神暧昧而哀怨。

他说，昨夜回来得匆忙，没有准备，先吃点儿面吧！

说完，他端着两只碗，转身走向院子里。

我的鼻子微微一酸，水煮面是我执著了一生的回忆，它让我放弃过唾手可得的幸福和一个对我用情至深的男子，甚至不惜与整个世界为敌！这该是多大的蛊惑、多大的魔力！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快步上前，轻轻握住了他的衣角，有些怯怯地小声说，我想吃一辈子。

他没回头，但我知道，他的眉心间一定如绽开了一朵欢悦的花般，明媚而动人。他低下头，看了看石桌上的水煮面，轻声说，那我就做一辈子。

一辈子！

嗯！

一辈子！

仿佛回到了夜奔魏家坪的前夜，灯火辉煌的城市，面对着众叛亲离，在暴怒的程天佑面前，他将我紧紧护在身后，表情决绝，语调坚定：从今天起，再也没有人能我们将我们分开了！

我轻轻地将脑袋靠在他的背上，风轻轻吹过，掠过他的衣衫、我的长发。我想起了曾看过的一句话：千与千寻千般苦，一生一世一双人。

说的就是这般吧。

他回头，轻轻扶住我的肩膀，安静地看着我微笑，说，都过去了，不是吗？会好起来的，我答应你！

说完，他似乎犹豫了再三，双手试图回抱安抚我的那一刻，院门突然被推开了——

多年不见的邻居李婶一手拿着一棵大葱，一手拉着她的小孙子嬉笑着走进门，说，哎呀，昨晚我就跟你叔说，老姜家有人，你叔非说进贼了，原来是你们兄妹回来了！

是祭拜爹娘的吧！哎哟，瞧你哥这俊模样，老大人了，啥时候带媳妇儿回来啊？你们爹妈也泉下瞑目了。

说着，她嚼了一口大葱，就回头招呼身后的乡亲们，跟招呼进自家门似的，说，快进来吧，是老姜家的闺女、儿子回来了。

顿时，小院里拥进了一群人，老老少少，望着我和他，眉开眼笑。口口声声称赞着，老姜家俩兄妹好人物哟。

我整个人呆在了原地，冬菇警惕地蹲在我的身后。他的手停在了半空，终于，缓缓地垂了下去。



① 敌人冷静的时候，你需要比敌人更冷静

雪白的墙壁，黑色的座椅，他冷着脸，静得像一座沉寂着的火山，厚重的沉香木桌前堆起一堆没来得及处理的文件。一个尚摸不着东南西北风向的金丝眼镜男正拿着一份合同等他签字。

我恨恨地瞪着他，双拳紧握，嘴巴紧紧地抿着。

我和他，剑拔弩张。仿佛一场暴风雨，一触即发！

女秘书靠在一旁直喘气，一副弱不禁风状，就差倚门吐血了。她嘴巴哆哆嗦嗦着，院、院长，我拦、拦、拦不住姜小姐。

这时，柯小柔忽然闪进来，像幽灵似的，一把将女秘书推开，拈着兰花指冷笑，陆院长，陆总，别说你的一个女秘书了，这会儿你就是一个女秘书加强连，姜生她也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遇到怪兽她就变奥特曼了！

柯小柔的话音刚落，陆文隽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金丝眼镜男似乎感觉到了身后冷飕飕的凉气——我冷冷的目光早已将他的后背戳出了几个窟窿，恨恨地投向了端坐在他身前的陆文隽身上。

我苍白的脸色，充满恨意的目光，还有我身边那个一直拈着兰花指在扭捏作态的柯小柔，陆文隽大概已经明白了——

我知道了他所有伪装下残酷的真相！

所以，他无须再用往日春风一样的眼神掩饰自己，无须故作姿态，他冷着脸，摆摆手，对女秘书和金丝眼镜男说，你们出去！

金丝眼镜男和女秘书虽看不懂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也看得出我们结怨



之深，都唯恐血溅三尺，当下就闪了。

柯小柔转身，满眼幽怨地看着陆文隽，冷哼，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陆文隽挑了挑眉，冲柯小柔不冷不热地说，你，也给我出去！

柯小柔原本还想争辩一二，但大概自知陆文隽一贯狠辣的作风，虽不情愿但还是躲出了门去。临走前他还不忘瞪我一眼，兰花指狠戳了一下我脑门儿，说，你可别再勾引他，否则，我跟你没完！

说完，他跷着手指理了理笔挺修身的西装，扭着屁股就晃出门去，临了，还不忘回头，将门给小心关上。

我勾引他？

我冷笑，只觉得羞愤到难以自控。

前段日子，陆文隽利用我对他的信任，将我和凉生、天佑玩弄于股掌之上。他给我造成的那些巨大伤痛，留下了惨痛的伤痕，我也已哭到了冷静，冷静到了麻木，麻木之后变得清醒。清醒之后，我翻然醒悟——要保住凉生、保住自己，就只能让自己足够强大。

陆文隽抬眼看了看我，眉毛轻挑，不温不火，怎么？柯小柔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吧？

他轻松的语气让我始料未及，原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致命伤害，可以这么轻描淡写得如同吟风弄月。

我苦笑，内心却暗骂，但也知道，自己来这里，不是为了给自己争一长短。我争不起，也夺不来。我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敌人冷静的时候，你需要比敌人更冷静。

我走到他的桌前，端坐在他的面前，如谈判一般。

他微微愕然，故作镇定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有些不明所以，似乎我的镇定和冷静出乎了他的想象。在他看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后，我该脆弱得不堪一击。

我看着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知道了你和凉生的关系。

我说，你这么费尽心思地对付凉生，不就是怕他，怕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弟弟，夺走你的继承权？为了财产，你就这么伤害他，甚至来伤害我！你到底有多无耻、多卑鄙啊！

陆文隽依然看着我，面无表情地说，卑鄙？无耻？那又怎样？

我吸了吸鼻子，说，你父亲犯的错误，是上辈人的恩怨，他毫不知情。他就愿意和你一个父亲吗？他就愿意你的母亲抑郁而终吗？他压根儿都不知道的事情，你

却要让他为此付出代价，你觉得公平吗？你收手吧！

陆文隽双手抱在胸前，眼睛盯着我，一眨不眨，说，如果我不呢？

我激动得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我说，如果你还要继续加害他的话，那么我就报警！我死也不会让你伤害他的！

报警？陆文隽冷笑，告我什么？你又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你当派出所是你家后花园吗？

我看着眼前的男子，他摘掉了自己如同春风一样温文尔雅的假面，变得这般可怕。

他带给我永生不愿意提及的屈辱，如今却不得不提及，我努力地克制住不让自己痛哭流涕。我说，我没有你加害凉生，给他服用慢性药物，让他昏迷不醒的证据。你是医生，你是院长，整个医院都是你的！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只手遮天！你强暴过我这个事实，足可以让你坐牢的！

强暴？陆文隽冷笑了一下，眼睛里突然多了一丝暧昧的温度。他起身，一把捉住我的手腕，说，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强暴了你？谁能证明不是你勾引了我？

莫大的羞辱感升腾而起，我浑身哆嗦起来，唇色苍白，我说，陆文隽，你禽兽不如！

陆文隽冷笑，一把将我推到墙上，整个人欺压了过来。他冷笑，在我耳边呵气，温热如火。他说，禽兽不如？我是不是该看成是你对我们一夜春宵的褒扬呢？怎么，你今天莫不是特意来帮我重温旧梦的？还是要我帮你复习回忆？

你滚！我整个人歇斯底里起来，想要挣脱开他的钳制。我将脑袋扭向一边，闭着眼睛不肯看他可憎的脸。

我的声音刚落，只见柯小柔娇嗔着、飘荡着冲了进来，他张开樱桃嘴，露出小银牙，一口咬住了陆文隽的手腕哭闹不停。他一边哭闹一边口齿不清地喊，我就知道你被姜生这狐狸精迷住了，我就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在一起不会干好事！

我躲在角落里，抓住衣衫，泪眼蒙眬，却又被柯小柔的“舞台剧”般寻死觅活的表演折磨得不知到底该做怎样的表情。

我才是最痛苦的受害者，柯小柔怎么总寻死觅活地跟我抢镜头啊？就好像一个人正心如刀割、泪如雨下时却被人用鸡毛狠挠脚心。此情此景此种感觉，我只能说，真TMD的玄幻！

柯小柔一见我泪眼蒙眬地傻望着他，直接放开陆文隽冲着我就来了。他说，姜生，你这个狐狸精，老娘我跟你拼了！

晴天霹雳！

他说，他居然说，他说的是——“老娘”。



他的话音未落，陆文隽忍着被他咬出的伤口，一把拉住了他，直接扔出了门外。柯小柔可是百折不挠，虽死犹荣，他又重新啼哭着冲了进来。

直到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他脑袋的时候，他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唯一没有愣住的，就是桌前的陆文隽，他依旧是俊美如同雕塑的外表，阴冷凌厉的眼神。他手中的枪，像速效止疼剂似的，让柯小柔不再寻死觅活，小白兔状乖乖地退出门去。



② 我一定被柯小柔这朵男奇葩搞得精神分裂了

我躲在墙角，骇然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

陆文隽收起了枪，随手搁置在抽屉里，他看了看蹲在墙角的我，眼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他没说话，将领带松了松，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伤口，平稳着自己的呼吸——对付柯小柔这朵奇葩果然不仅是个技术活儿，还是个体力活儿。

我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恶人自有恶人磨。

陆文隽看着我，说，你觉得像看笑话是吧？

我也冷笑，世界上不只他会冷笑，我瞄了一眼他放枪的抽屉，说，现在，我跟你做个交换——你放过凉生，我就放过你！

陆文隽不解地看着我，说，哦？交换？你又有什么把柄了？

我冷笑，一字一顿，说，私藏枪支也是犯罪，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报警！

陆文隽突然很畅快地笑了，他说，姜生，我该说程天佑走的时候，将你的脑袋也带走了吗？你猜，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他提到天佑的名字，我的心仿佛被突然划开了一道口子，狠狠地痛起来。可是我却又不得不掩饰着自己的痛楚，不想被他看去。我冷冷地看着陆文隽笑，说，那你就灭口吧！生和死对我已没区别。

陆文隽笑了，搓了搓手，说，别把我说得跟黑社会似的，我是正人君子，良好公民。持枪虽然犯法，但我也不过是正当防卫。再说我怎么会舍得你死？一夜夫妻百日恩啊。

我在心里暗骂着。

陆文隽看了看我，说，你是不是恨不得杀了我？

我摇了摇头，心说，我想活剐了你！

陆文隽俯下身，冲我笑了笑，那种温柔的表情却让我恨不得将他的脸给踹到墙上。他似乎是思量了一下，然后伸手，一把拉起我，语气淡然，像朋友间的聊天一样亲密，说，你看窗外，天这么蓝，云这么白，阳光这么好，我突然考虑要放弃原来的计划了。姜生，不如，我来和你做个交换？

嗯？我疑惑地看着陆文隽，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陆文隽看着满脸疑惑的我，眉眼生动地挑了挑，说，这个交换就是——我放过凉生，而你，嫁给我。

这不是晴天霹雳，这是五雷轰顶！

我惊慌而厌恶地从陆文隽手里挣脱出来，说，不可能！

陆文隽看着我，语调轻快，笑了笑，说，你没得选，如果你想让我放过凉生。

我不可思议地望着陆文隽，他要娶我？

一纸婚约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爱和尊重。当陆文隽的这份天大的爱和尊重突然从天而降时，差点儿将我砸出脑震荡。在这剑拔弩张、势同水火的氛围里，他突然跟我说，他要娶我。

那一刻，我深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前段日子网上看小说看多了，被某些女主给附身了，只要是个雄性的动物见了我就会爱上我，然后哭着号着排着队地想娶我。我自己也蒙了，真的蒙了。我瞪着陆文隽，语调因刚才的怀疑而微微地颤抖，我说，你莫……莫不是爱我？

陆文隽眼神淡然，望向窗外，那么自我的表情，他说，我对你没感觉，更没爱。

没感觉你要我嫁你，你神经病你白痴你脑残你弱智啊！你喝羊驼奶长大的，你们全家都喝！我心里暗骂。就在这种极其愤恨、极其难挨的情况下，我居然大脑里还能动荡出一点儿八卦的细胞来，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想，难道陆文隽不爱女人，真爱柯小柔？拿我来做挡箭牌？哦，玉帝，五雷轰到我秃顶吧！

陆文隽看着我，漫不经心地说，我对婚姻不感兴趣，对爱也不感兴趣，不过凉生这辈子，只能远远地看着你在我身边，这很令人愉悦。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大抵想起了抑郁而终的母亲——很多年前，那个叫陆晚亭的女人也只能远远地看着丈夫爱着别的女人却不肯施舍自己半点儿恩爱。从小，他就在这种压抑和绝望中长大。这也注定了他对父亲的恨。当凉生出现时，恨也转到了凉生身上。

我突然发现，眼前这个男子，才是最需要看心理医生的。



我说，神经病！

三个字，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我对他不可理喻的愤怒。

陆文隽一把将我拉到怀里，眼神冰冷，像看一个战利品一般。他说，从此之后我是你的丈夫、你的天！我主宰你的喜怒哀乐！凉生想你幸福，想你快乐，只能求我！

我一听他琼瑶剧一样的台词，就想说“尔康”啊，我不是“紫薇”，你能不能放过我这个身心皆遭受过重大创伤的悲剧女？

那一刻，看过的小言在脑中作祟，我居然还能去想，若不幸嫁了这种复仇暴君般的夫君，我该如何学习言情小说中的薄命女去征服他、调教他，让他彻底拜服在我的裙下。这将是多艰巨的任务啊！

啊呸！想什么呢！我暗自啐自己。

我想我一定被柯小柔这朵男奇葩搞得精神分裂了。在这么悲壮而悲情的时刻，我居然会满脑子此等狗血事。

就在我试图冷静，想说几句正常话，以表示我对他的彻底反抗时，陆文隽一把将我带到落地窗前，他眼媚如焰，心冷如铁，指着住院部，用威逼利诱的口气，几乎不容我思考，说，姜生，凉生就在那里！

陆文隽不愧是研究人心理的。

他区区一句话，就推倒了我胸中十万兵！

透过住院部冰冷的窗户，我似乎能看到凉生苍白的影子，似乎他的呼吸正在渐渐地弱下去。

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故作冷静和乐观的神经却还是绷不住了！

我身体重重一晃。

陆文隽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微笑着转身，拉开墙壁上一个软隔，一个显示器出现在我眼前，他轻轻拧开开关，屏幕上出现的是凉生的脸——

病床上，他苍白而消瘦的脸，毫无血色。漂亮的眼窝上，栖息着如同思归的倦鸟一样的睫毛，偶尔微微抖动一下，不知因为梦到了什么，他眉心轻轻皱着，像是有永难释怀的心事一样。因为干裂，往日鲜润的唇色变得惨淡。

陆文隽的办公室里居然安置着监视器，监视着病房里凉生的一举一动！

看到凉生的样子，我的心紧紧揪成了一团，这是天佑离开后，我第一次看到凉生。

我看着屏幕上凉生的脸，顿时泪眼婆娑。我的手轻轻地，几番颤抖，千般小心，万般隆重，伸向屏幕，试图触摸他的容颜。